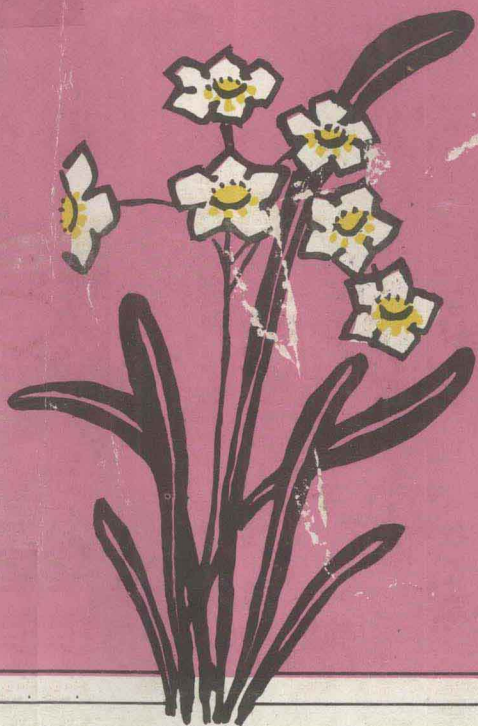


# 女作家内史

何琼崖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女作家内史

何琼崖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世界作家中国现当代作家教授中共党员何琼崖近照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女作家内史》缘起  | (1)   |
| 第二章  | 笑姑一夜成泪人    | (7)   |
| 第三章  | 柯敏芝离西京园上大学 | (19)  |
| 第四章  | 女作家一语成古派   | (31)  |
| 第五章  | 贾青莲坚决要离婚   | (46)  |
| 第六章  | 贺山农场的春秋    | (63)  |
| 第七章  | 一篇论文轰动文坛   | (83)  |
| 第八章  | 郑美美上学遇名师   | (97)  |
| 第九章  | 车厢里邂逅“作家”  | (113) |
| 第十章  | 新婚之夜急逃奔    | (128) |
| 第十一章 | 汪文写新一页历史   | (142) |
| 第十二章 | 她要填补自己的空虚  | (156) |
| 第十三章 | 《海城风云》的波折  | (176) |
| 第十四章 | 一部名著识荆州    | (191) |
| 第十五章 | 千里奔波写诗文    | (204) |
| 第十六章 | 滨城行师生论文    | (219) |
| 第十七章 | 青莲创作《钱塘潮》  | (238) |
| 第十八章 | 女作家儿子真疯?   | (254) |
| 第十九章 | 创作会上拜老师    | (271) |
| 第二十章 | 封流不放过汪文    | (290) |
| 第二二章 | 柯敏芝为女作家立传  | (306) |
| 第二三章 | 不是多余的话     | (319) |

# 女作家内史

## 第一章

### 女作家内史缘起

北京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毛泽东向六亿炎黄子孙与全世界人民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半殖民地的封建官僚反动的旧中国的结束，中国人民解放了，站起来了！

1949年这光辉灿烂的庄严肃穆的时刻里，现代作家韩琮子这时身穿军衣，生活在浙南游击纵队的参谋部里。

一天，他从《温州日报》剪报丛里翻阅连载小说《疯女人》。

他重读自己这部小说《疯女人》，思潮就回溯到1944年在闽北建阳的暨南大学文学院，他是大学生，任学生文学部主编，出版了几期文学刊。

当时他有好几位喜爱文学创作的同乡女同学，其中作品写得清丽、人模样长得娟秀的、出生于瑞安县谢灵运读书的名胜地仙岩，她的名字就叫朱迁迁。这个得仙岩名人名岩名泉之秀鍾郁的仙女般的迁迁，她日思梦想撰写出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来实现她当女作家的美好愿望。

正这时，有个长得挺拔英俊的高年级男生史朗的，在《东南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两篇短篇、两篇散文、两首诗。他窥视透朱迁迁内心的秘密，跟朱迁迁接近，试探朱迁迁：“迁迁，你要不要在大报刊上发表作品，然后水到渠成，成为女作家？”

朱迁迁从未听见这样甜甜的悦耳的话，从耳窝至心窝已是喜

滋滋。她朝这个曾有点面熟的史朗一望，好一个俊逸的文人——她以为一定已成青年作家。在这她认为外秀内慧的才子史朗面前，她露出含情脉脉的浅笑，默默招认她想在大报刊多发文学作品而当女作家的芳心楚楚。

这个幼稚无知朱迁迁轻易地将心扉向胸有城府、惯于玩弄处女的史朗开启。她不仅将文稿托他寄给大报大刊；而且在史朗甜言蜜语诱惑里，有一晚竟听史朗的话“我心中只有你朱迁迁，我爱你已有三年，但一直不敢向你启口表白。迁迁，你如不爱我，我便投建阳江……”

朱迁迁双颊飞红，更显白里透红象个熟透的水蜜桃就要往外流溢红彩。她埋下头，轻轻说：“你千万别寻短见，我心里也爱你年青的作家……”

史朗喜出望外，但他故作十分悲切状，说：“迁迁，你别诳我这笨人！……”

朱迁迁心里激动，眼里涌喜泪，吃吃地说：“我是喜欢你，真的，真的……”

史朗试探道：“你如真爱我，我们是知己、是同志——作家同志。迁迁，你嫁给我吧，我们作家夫妇，婚后生活一定非凡的幸福美满！”

“……”

玩花手最懂少女的默默，便是完全的首肯——他已将朱迁迁完全俘虏过来了。于是就伸出火烫烫的手，将朱迁迁接到建阳河河对面的建阳城一座旅馆房间里。

他饥渴发狂，很快将自己一身内外兽衣脱掉，他将朱迁迁全身衣裤内衣裤剥光，望着这玉雕水晶般的仙姑处子，他欲火熊熊，抱住朱迁迁上床，将自己的污浊身体压到朱迁迁白嫩细软、透着处女香的酥胸与处子最珍贵的所在……

迁迁如痴如醉，她仍做着女作家的梦，被压得气都喘不出来  
.....

她没有怨与恨，只有爱与希望。

.....

一度春风，便有二度春夕，三度陈仓.....

史朗玩腻了。迁迁的文稿，他根本未向外寄——他自知无力量推荐，他自己的作品都是抄袭来的；迁迁的身体与灵魂，他也不需要了，而向另一个处女进攻诱骗。

迁迁终于明白自己受骗上当，但已迟了，她遇见的不是作家，不是俊秀青年，大学高年级高才生，而是一头色狼。自己的贞操与爱情都给色狼吞噬了.....

她越想越悔，越悔越恼，忧愤填满她已破碎的灵魂，她疯了。从大学里给家里人接回仙岩，她乘家人不备，自投仙岩响水岩.....

一个努力创作要当女作家的女大学生便如此魂归离恨天了！

这个悲惨的故事，使韩琮子愤怒得心灵无法安静，他曾想持刀杀色狼为同乡女同学复仇，他没有真正去做这样的义举。

他手中无刀，却有一支笔。

他用手中的笔为朱迁迁申冤复仇，写了小说《疯女人——一个要当女作家的女大学生悲剧》，让家乡报连载。

旧社会，女作家稀如晨星，朱迁迁想当女作家，被色狼骗、被色狼奸、被色狼杀；新社会来了，处子愿望当女作家，勤奋创作，在阳光明媚、鲜花满路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能实现理想，成女作家，而且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批.....

韩琮子已是现代作家，他这个年轻的现代作家，要将旧社会的女大学生悲剧，写下续集，不，写出完全不同的《女作家内史》这样一部崭新的为女作家们鸣锣开道的讴歌立传的长篇小说！

他铺开厚厚的一叠稿纸，抽出他心爱的金笔，在第一张稿纸

上写下了：

女作家内传

韩琮子著

忽然，突然袭来一阵疲惫，他不自禁地头靠书案。睡着了……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渐渐响了，来到韩琮子面前。  
韩琮子一望是一群年轻的青年的女子。

“你们是什么人？来找我干什么？”

这群女子自报家门：

“我叫柯敏芝。”

“我叫贾青莲。”

“我叫汪文。”

“我叫郑美美。”

“我叫张玉英。”

报了家门之后，众女子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新中国的女作家，来访问你这年青现代作家，给你讲我们各人成女作家的情节，好让你用你生花之笔，把我们的真实又曲折的情节写出一本《女作家》，好吗？”

“《女作家内史》，我正要写这部长篇小说，欢迎，欢迎。这样好吧，你们先在招待所住下来，我与你们一位一位女作家谈谈，好吗？”

柯敏芝先说：“你怎么这样迂腐，我女作家寸阴寸金，哪有时间与你慢慢磨！”

贾青莲说：“我没有什么悲欢离合的爱情纠葛，用不着住下慢慢聊。”

汪文说：“我可只要你写我怎么当女作家，别的私生活，你不要写。”

郑美美说：“你还是爽气地接待我，不然，我就要回去了。”

张玉英说：“我经历很简单，用不了多少时间。”

韩琮子解释道：“诸位女作家，请稍安勿躁，你们不耐心提供素材，我即使是成熟的小说家，也是巧妇难煮无米之炊啊，还是请先在招待所住下吧！……”

“废话！”

“噜嗦！”

“不识相！”

“写不起来就承认写不起来，别编话诓骗我们。作家是特殊材料造就的，我看你就太平凡没金钢钻怎来揽磁器活，还是歇歇吧，冒牌的现代作家！”

韩琮子乞求道：“诸位女作家，你们只要住一两天提供素材，我要写一两月，你们务必要耐下心……”

“走！与这凡夫俗子有什么说头！”

“走！别理他！”

“走！”

“走！”

“走！”

一阵杂乱脚步声，撞倒一张旋椅，发生一声“啪啦”巨响。

巨响惊醒了伏在案头睡着的韩琮子，他揉揉沉重的眼皮，原来是南柯一梦，哪来的一群女作家？！

他不禁叹气。

他不禁灰心。

他不禁懊丧。

他不禁失望。

他不禁彷徨。

他不禁恐惧。

这个梦恐怕不是个吉兆。

《红楼梦》，是一个梦的长篇名著。

《水浒传》，是一个梦的长篇名著。

梦都成长篇小说，不过梦预示小说中人物的不幸结局。

韩琮子想：我这个梦，即使非吉兆，《女作家内史》这部小说还得写。

没有生动具体典型的素材怎么办？

去寻找她们，去访问她们，即使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只要我活在人世，我一定要写成女作家们的《女作家内史》！

韩琮子下了铁心，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要写四十部长篇小说，最关心的是写成写好这部长篇小说：

《女作家内史》

## 第二章

### 笑姑一夜成泪人

正当现代作家在构思长篇小说《女作家内史》朦朦胧胧间疲惫入梦的辰光，西京一个杭州籍的十六岁姑娘参加革命队伍，不久，她幸运地被选拔为西京西京园的小小女干部，怯懦又大胆地笑容满面搬进了西京园。这是她梦中都梦不到的美事，丫头竟成了中国西京高干住地的一员！她这少女，在宁初级中学念书时，迷上中外名作家的名著，心灵深处萌发长大要成个女作家也写好书给人研读。梦寐中也曾梦见自己稚嫩的手握一支稚嫩的笔在写作品，醒来还是睡在妈妈铺的被窝里，不自禁地哑然失笑。随即不敢笑出声来，初中女生，黄毛丫头，还想著书立说成女作家，如若给人偷听去，不笑落牙齿吗？她，柯敏芝希望与理想埋在芳心深处，却万料不到她会晋西京入西京园这个美好的地方！

柯敏芝一副瘦弱苗条的身材，一张稚气细嫩长圆形脸庞，脑后挂着两条短短的小辫，白净细腻的脸上两条弯弯的黑黑的蚕眉下，闪着一双聪慧明亮的眼睛，甜甜的幸福的笑从刘海垂遮的额角、蚕眉、凤目、丰满的双颊、小嘴、薄唇透露出来。

在西京园的柳下花前，在西京各机关各学府西京饭店的文艺晚会上，柯敏芝快乐的情影最吸引人的注目。

柯敏芝生活严谨审慎，天真单纯，敬重老干部，团结年轻人，人缘很好，老干部钟爱她，年轻人愿跟她接近。

当日，西京园里流传一句逗人的话：谁听了柯敏芝那无忧无虑的笑声，忧呀愁的都逃跑了。

这话是逗笑，也是实情。柯敏芝豆蔻年华，情窦未开，她象

只银鸽飞落西京园这个西京人仰慕的地方，怎能不笑！她似乎与作家梦更近，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也在西京城，用功读书勤奋练笔与作家分会之宫殿距离越来越缩短，欢笑发自她美丽纯朴的心灵。

柯敏芝笑，当然不是《红楼梦》里王熙凤的笑。

王熙凤的笑，是假笑，是冷笑，是阴笑，是藏着针芒的笑，是包着杀人狠毒的笑，是玩弄男人于手掌心的淫笑，是抢夺贾府理财野心的贪婪的奸笑。可以说，王熙凤性格表现特色便是笑，但她一生没有一回真诚欢悦的笑。

柯敏芝毫无城府，单纯是丫头的本色，幼稚是少女的珍贵，诚挚是敏芝的天性，勤奋是姑娘的风格。

发之于外就成清脆爽朗的笑，快乐自在的笑，娇憨纯情的笑，无缘无故的笑。

这笑，象一泓清泉，象一曲乐音，能抚慰那愁闷怨恨忧伤的心灵。

敏芝的笑能医他人的心病，她能否医治自己的心痛！

一些时日飞度过去，柯敏芝成了十七岁姑娘，她模样儿更俊美，青春的光采在她身上更焕发，但同龄的梅志却忽然发现敏芝神情体态变了：笑声少了，无邪的脸庞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这是活泼的向上的共青团员不该有的。她不常参加舞会了，也不与年龄仿佛的青年姑娘一起在工余散步闲谈了，拉她出去玩玩，她脸上无笑无光，显得恍恍惚惚，默默凝思，走神失魄，象丢了最珍贵的瑰宝。

梅志问她：“敏芝，你怎么啦？”

柯敏之一惊，接着缓缓地摇了摇头，轻声回答：“你说什么……我没有什么。”

“那你干嘛愁眉苦脸不高兴？”

敏芝不象平素豪爽大方，却说：“谁不高兴啦？！”

她又笑了。

梅志见敏芝笑，心宽慰了，但这笑声不是敏芝平日那泼浪的笑，只有兴奋快乐的笑，而这时的笑声里明明藏匿着丝丝愁郁，不过只借笑声将郁郁寡欢深深埋藏。梅志又不知敏芝苦恼的原因，也只好装做相信她的表白。

过了一些日子，一个姑娘跟梅志说：“你晓得吗？敏芝有了对象啦！”

梅志与敏芝平日谈的都是工作、学习，偶而谈一谈理想，梅志要当女秘书，敏芝却说想有朝一日写书出书当女作家。谈到爱情择偶的事极少，两人都说自己是女孩子，这事早哩。假如将来选挑对象，梅志要有头脑有魄力的干部，敏芝芳心企盼着年貌相当、情趣相投的，自己如努力能成个三流五流女作家，对象非作家决不考虑。梅志笑话她：“你女作家、他男作家，夫妇作家，作的书多多也，要四室一厅才能摆得下！”惹得柯敏芝去扑打追逐梅志。两个傻丫头疯疯癫癫笑笑闹闹在西京园，没人来干预她们的工余生活。

梅志问那姑娘：“她选上谁啦？”

“她单位一个干部，老革命！”

“多大啦？”

“不多，她的年龄倍数还多——三十又五。”

梅志不信，说：“你别瞎说，她日后择偶，第一条是个有才气的作家！”

那传话的女子生气，走了。梅志心中琢磨开来：柯敏芝一心想上学深造，她胸怀大志——当女作家，怎么才十七岁便忙起恋爱婚嫁大事来呢？老干部，年长一倍多，这不是和她的一贯追求与志向完全相悖吗？梅志在下班后就去找柯敏芝查问这事的真伪。

到柯敏芝房里，只见柯敏芝正襟危坐，在书桌上埋头复习数学。昏黄的灯光照着她苍白的脸，人显得消瘦没有精神。她手里拿着笔，眼光呆痴地注视数学书，实际上数学书里写的什么没有看得进去，而神情却注意另外一件什么牵肠挂肚的事。

梅志风风火火劈头就问：“柯敏芝，谁让你交什么男朋友的，看，弄得呆不呆痴不痴，你会毁了自己。”

柯敏芝猛一惊，抬起头来，看着梅志默默不作声。

梅志不同情可怜柯敏芝，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柯敏芝，却继续批评道：“你不是想上大学、想当女作家吗？现在连大学门都望不到，作家梦都没曾做，交什么朋友？”

柯敏芝埋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地说：“哪是我……是他找我的。”

“你呀，真太懦弱了，你不能不理他？这又不是小事！”梅志不平地抱怨说。

柯敏芝这时鲜明地想起前两天在婚姻事情上受困与被迫的情状：

单位里团组织与党组织找柯敏芝谈话，说：“敏芝，何仁处长虽比你大点岁数，但他是红小鬼出身，他的革命时间比你岁数还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人品性格更没话说。他是了解你，觉得你各方面还不错，乐意与你结婚。”

“……”柯敏芝不则声，埋头卷着衣角，象个乡下姑娘在生人面前拘谨。

“你说啊！你愿意与何处长结婚，你要说啊，我们可不是强迫你，只是向你提个建议，希望你听组织的话。”

话说得婉转，语气缓和，但柯敏芝分明觉得有一种威胁性的压力。个人不能对抗组织上的意图，内心比较倔强的柯敏芝还是说：“我还小呢，只十七岁虚龄，想抓紧时间读点书考学校，还没

考虑婚姻的事。”

找柯敏芝谈话的人，想不到柯敏芝挺倔强，连组织上的话也不肯听，便说：“那好吧，你认真慎重地去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跟组织说一声。”

第一关，看看似乎闯过了，其实并没这么容易。组织的意图，岂是小丫头一言半语就推倒与否定得了的！

老同志，男的，女的，来跟柯敏芝细谈详说了，是分别来做说服工作的。大家的宗旨是一个，言谈也大同小异。

“小柯，你不要看问题只看表象，衡量一个同志，尤其是老同志，要全面地本质地看人。何仁同志，他不是到今日都没个女同志看上他欢喜他，他原本也有个很不错的女朋友，后来在纷繁艰险的革命战争中离散了，才把婚事拖到今天。请你想一想，他为革命牺牲了对象，贡献了青春，你参加革命时间不长，你是立志将全身心献给革命事业的。现在考验来了，你就不能为革命做出一点牺牲，其实他是很配得上你。严格说，这不能说牺牲你什么，倒是给你带来幸福，你有了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党员爱人，他会在各方面帮助你成长、生活上热情关怀你。小柯，你说我这话是不是完全为你好！”

柯姑娘心里琢磨人家的这坦诚恳细致的话语，仿佛是妈妈在跟女儿讲理抒情，老同志为革命出生入死，洒热血都不怕牺牲，自己是享现成福，小丫头住进西京园，成西京园一员，贡献过什么？牺牲了什么？何仁处长，如不是战争夺去他的所爱，早有家庭早有子女，哪等到今天来向她柯敏芝求婚？

他觉得人家老同志们的话，也确有道理；再加上组织、领导交下的任务，自己这个共青团员能违抗吗？

在革命队伍里，多少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多少革命者牺牲了亲人，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

牲呢？

柯敏芝心底里原先给未来的伴侣画像是个英俊的少年，是个富有才气的准作家，何仁处长与这个画像距离很大，她从来没爱过处长，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嫁给比自己岁数大一倍又与自己情趣志愿毫无吻合的老干部；但是……但是，她勉勉强强，糊里糊涂地答允这件无情爱基础无相应条件的婚姻。恐怕她在嘴上答允时，心里那个倔强任性的南京姑娘在喊：“我不！我不，我不嘛——！”

这时，梅志见敏芝忧心忡忡，也不愿逼她答话，拉着她的手说：“走！散散步去！”

小柯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过程与勉强答允这门婚事的话告诉好友梅志，却只说：“不，我今天的复习功课计划还没完成呢。”

听这么说，梅志佩服柯敏芝的勤奋好学精神，也就不勉强她了，告辞回自己住处去了。路上，梅志还在猜度，柯敏芝是个聪明妮子，她不会轻易听信他人的劝诱，她不会不战而降屈服的吧！她还想到，假如有人找上自己，向自己摆出这样不合理要求，自己宁可离开人们羡慕的西京园，到别的单位去工作去奋斗。她也想得过分天真，别的单位难道没有大年龄的人要年青漂亮的姑娘做“半老头子”的新娘吗？那不是说一切是在劫难逃！这话也不对。实际上，解放初年，十六七岁丫头眼中的老革命老同志只不过三十五岁上下，在后来的人们眼中，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还是小青年，四十五岁还是共青团员正年青有为哩！

没有不透风的墙，柯敏芝的婚事象一则好新闻，在有关单位里迅速传开了，女人们——尤其是结了婚的老大姐们，茶余饭后，便成了议论的话题。

这样说也有；

那样说也有；

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评说议论：

“人家处长政治条件多好，又有文化，中学都读过，柯敏芝找到这样的对象，很不错的。

“柯敏芝是大城市南京来的，才看不上土老干部呢！”

“柯敏芝这孩子，出身在那样的读书人家，愚着呢，死板得很，她一心只想念书当什么大学生女秀才，不愿早结婚。”

“结婚又怎么啦，婚结了就不能念书吗！我看哪，是头脑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跟我们老干部思想感情不合拍。”

听到老大姐们这些议论大都倾向批评无辜的羔羊柯敏芝的，一位年纪轻轻的姑娘不服气了，她大胆说：“敏芝才十六七岁，没必要那么早就谈恋爱、结婚。那位处长同志也真是，干嘛追着人家小姑娘不放嘛！”

这年轻姑娘的话，恰巧给在场的一位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老大姐老女革命听见了。延安女干部放下已送到嘴边的茶杯，连忙接茬道：“哟，小葛，瞧你说的！想当年，我们延安的女同志，十六七岁结婚，十八岁抱娃娃的多着呢！”

这种种讽刺议论，从东南西北中都传到柯敏芝耳窝里，她原本混乱无章勉强无奈的心绪更乱更沉了，思想斗争屈从与抗衡便更尖锐了，难受得要掉酸涩的泪。

她的心被一些尖刻的言词几乎扎出血来。

不理解不怜惜少女的男子汉，心里要玉成同事何仁处长这门婚事，对敏芝频频地催促。不是发什么指示，只是从同志立场开开似乎不伤大雅的玩笑——对敏芝这样的玩笑可太沉了啊！

“小鬼，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呀，快了吧，是不是？”

“唉，敏芝啊，不要再拖延了，喜事就定在‘五一’办了吧。”

“小鬼，定下大喜大庆的结婚日子，早点告诉我，我通知团委和行政部门帮你俩好好操办操办，热热闹闹，美满革命婚姻！”